

◆湘西南诗会

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为“最美扶贫人物”杨淑亭而作

刘德才

摇过村头，摇过村尾，
你摇着轮椅，把梦想去追。
将泪抹干，将牙咬碎，
你爱撒苗乡，把希望描绘。

映红青山，映红流水，
你捧出青春，把乡愁点缀。
将苦咽下，将难碾碎，
你情系山寨，把富裕栽培。

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你是苗家绽放的妩媚。
不怕雨打，不惧风吹，
花容灿烂崭新的年岁。

轮椅上的铿锵玫瑰，
你是芦笙吹奏的祥瑞。
引领百花，无怨无悔，
花香染醉小康的春晖！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湖南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

我在风雨中
捕捉树叶的低鸣

(外一首)
十子

几只灰黑色的小身影
从我的窗前飞掠而过
这只是我的幻觉
小鸟并没有与春天随行
它们清脆的叫声
曾经在每个早晨把我唤醒

已立春数十日
窗外的树静默着
不疏不密
它们还是按着惯常的行距排列
高大的照样高大
纤弱的照样纤弱

我每天隔着玻璃与树对视
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它们迟疑着
一直不肯吐露新绿

室内窗明几净
空气湿润
时光缓慢移过
这些漆色暗陈的旧家具
我在阳光里打盹
在风雨中捕捉树叶的低鸣

人间的炊烟

有时会高过树梢

没有一片叶子来承接阳光
没有一片叶子来挡御风寒
这棵光秃秃的树
向天虔诚地擎起
一个空的鸟窝

无从打听鸟的踪迹
无从打听春风
这个散发母性光辉的空鸟窝
接纳星光
也接纳雨水和冰雪

不需要回忆和向往
人间的炊烟
有时会高过树梢
有时要比一个空鸟窝
低得多

我知道春雷将至
我知道注视者亦会被注视
我身上的叶子一片片开始掉落
(十子，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沉闷而悲伤的春天。

昨夜又是一声炸雷,让我心烦气躁。站在窗前,凝视着这紧闭的春天,久久地打量着这夜的黑……3月1日一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黄连德老师昨夜走了——

许久,许久,我都没反应过来。不应该呀,我和黄老师还有春天之约呀。

我记得,年前他还说,约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去他老家看看,看看他家乡的春天,喝两杯米酒,说说白话,谈谈文章。我知道,他刚在老家新修了房子,我也早就想去他家乡看看的。说实在的,我特别喜欢他早期写家乡的散文,《桃花溪》《水口山》《夜过古亭》《梅洲落日》《白云樵隐》《双江秋月》《大气龙山》……这些优美的篇章大多在《散文》杂志上发表过,为篇名般清激悠扬,意味深长,让人久久不忘。

记得当年他出版散文集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书名叫《白水清溪》好不好?我说:绝好!就是它了,再无二名。《白水清溪》这本散文集出来后,给他赢得了不少的赞誉。但也给他带来过麻烦,据说就是这本书阻碍了他的仕途,我一直不好问他。

后来,他退下来后到我家乡办学,喜欢和我们伙在一起,喝酒,说白话,谈文章,也谈到工作。我有时喝醉酒后,就谈到自己的理想,也谈到自己怀才不遇。哪料,他就记在心上,向他的学生力荐。

我的事情得到解决,一直想请他痛快地喝餐酒,他不肯。直到我说,我父母要在家里请他,没有外人,他才答应。那天,母亲做菜,父亲站起来频

◆人物剪影

白水清溪 黄连厚德

周 伟

频敬他酒,一杯,一杯,又一杯。他喝得有些多,红光满面,毫无顾忌,爽朗大笑。家里没有好酒,父亲拿出收藏了多年的五星开口笑酒,弥勒佛瓷瓶的那种。他那天笑起来,倒真有点像弥勒佛,很开心的。

我们在一起时,一律喊他黄老师。或许是他早年当过老师,或许他就是大家心中的老师。

黄老师在仕途上,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是不算成功的,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县委领导,后来到市直单位任副职。他的学生中,比他职位高得多的也不少,不过这些人大多自始至终尊敬他。在邵阳文坛中,诚龙兄说他有“宋公明”之称,这一点儿不假。众所周知,论德行才识,热心好心,大家赞颂有加。可是,大家只要说到他的这些,他总是一句口头禅:受恩多多,回报点点。

在为文上,他是认真的,不到火候的文章,他是绝不拿出手的。他也是谦虚谨慎的,他说许多年前市里要调他当文联主席,他说他不敢来,他说他不能够胜任,他跟领导说:我还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实在是不合适。我知道,他是真喜欢文学的,他也是把文联这样的单位看得很重的。我就当着他的面笑着说:您也太认真了,您那老省作协会员牌子早就足够了!

◆樟树垅茶座

哦，三月

栗碧婷

1
我怎么也看不厌家乡的三月。

太阳正好,溪边的桃花灿得如火。清风一吹,那一束束的火焰仿佛要烧到天上去一样。深碧的叶子,淡影绰绰,轻袅而空明。

心底无事,观一坡桃花,听一泓溪水,天上云色明净,空中燕子呢喃,如此春光,风姿动人,教人如何转身。

2
香椿树上的嫩芽披了一层淡紫,被粗壮的枝条高高挑起。湛蓝湛蓝的天空,云朵轻轻掠过,母亲摘香椿芽的铁钩被记忆擦得晶亮。我在母亲的臂弯里做梦,母亲在炒熟的香椿芽里放盐,幸福三月看得见。

其实腌了四五日的香椿芽也好吃,色紫质软而脆。母亲用菜油一炒,放几片干辣椒与蒜头,放进嘴里,呃吧呃吧,便有了一股在溪边闻到的青草香味。

而今,我根本想不起哪一件鲜嫩的食物可与之相比。

3
三月,柳枝上缀满了一颗颗绿黄的芽苞,风一吹,立马便从芽苞里抽出几片碧青碧青的细小叶片。春天的雨丝飘在上面,那绿意更加浓郁了。柳枝如线,雨丝如线,风如线。小小的绿叶在线中晃荡着,嬉笑着,拉着三月的手指数鸟鸣。

难怪吴冠中先生有一幅画作的名字就叫《春如线》,诸多或浓或淡,或粗或细的线条铺在画纸上,那些奇诡的、灵巧的线条充满着流动的韵律,

透出春天鲜活的气息。

隔远了看,家里飘出的炊烟也如线,线线缠绕,事事却清明。

哦,如线的三月。

4
三月,最忘不了祖母教我做柳笛。

返青的柳线捏在手里柔柔的,软软的。祖母用剪刀将柳枝小心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然后将枝干抽出,保留皮管,用牙咬开一个小口。祖母鼓起腮帮一吹,皮管里竟然发出了脆亮脆亮的声音,那声音与春天一样亮。我们兴冲冲地去夺祖母嘴里含着的皮管,祖母踮起小脚逗我们,笑声比三月还明媚。

如今柳树不在,祖母亦不在,唯那笑声还留在每年的三月。

5
校园里栽种了许多杜鹃与迎春花,每次散步,都要蹲下细细观赏。迎春花比杜鹃开得早,一朵一朵的黄花长满碧绿的枝条,亮灿灿的样子,让人陡生温暖与感激。那小小的花,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真实。

迎春花的花期短暂,可这丝毫不影响它怒放的兴致。它自顾自地开着,直到将自己开成昨日,开成一堆泥土,不哀,不怨。即便明日谢幕,也是眉眼盈盈,春波流转。

想起去年,我写它,花开怡然,色泽如金。今日却生生地多出了别意,究竟是什么,我还真说不上来,只有年轮的脚步“咔嚓,咔嚓”在心头走过的声音。

(栗碧婷,湖南省作协会员)



春

石国兴
摄

◆乡土视野

油菜 花

申云贵

早春二三月,正是家乡油菜花烂漫绽放的时候。

刘禹锡有一句诗:“桃花尽菜花开。”可在家乡,屋前屋后的桃花还绚丽如霞,田野里的油菜花就迫不及待地盛开了。

春天的雨,如烟如雾。雨中的油菜花,密密麻麻,相依相偎,昂首怒放,娇艳欲滴,远望望去,如一块块金色的缎子在风雨中涤荡。雨也蒙蒙,花也灼灼。

晴朗的日子,田野里就成了金色的海洋。阳光下的油菜花,顶着黄灿灿的花朵,披着绿油油的叶子,黄绿相衬,分外妖娆。清风徐来,油菜地里涌起层层金色的细浪。一株株油菜花犹如一个个快乐的少女,或耳鬓厮磨,窃窃私语;或轻摆纤腰,盈盈招手。阵阵花香,引得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穿梭,一对对蝴蝶在枝头起舞。

童年的时候,那一片油菜花是我们的乐园。

放学后,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去油菜地里扯猪草。阳光、和风、鸟语,还有醉人的花香,无不撩拨着我们的童心。玩吧。捉迷藏,过家家,是常玩的游戏。我们在花丛里钻来钻去,不一会,衣服、头发上就沾满了黄色的花瓣。玩兴正浓,前面飞来一只漂亮的蝴蝶。于

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追着它跑。终于,蝴蝶落到了一株油菜花上。机会来了。我悄悄靠近,忽然跃起。蝴蝶振翅一飞,我扑了个空。一会,蝴蝶又落到了另一株油菜花上。这次我汲取了教训,脱掉身上的外衣,蹑手蹑脚走过去,然后猛地一挥衣服。蝴蝶不见了,金色的花瓣纷纷落下。

油菜地旁边有一座土砖砌的屋子,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那是蜜蜂临时栖身的地方。捉蜜蜂,就成了我们另一个“游戏”。随手掐一根嫩草,往墙上的小洞里一捅,洞里传来“唧”的一声,接着一只小蜜蜂就爬了出来。蜜蜂刚出洞口,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一会儿工夫,我们手里的小纸盒就装了好几只蜜蜂。

有时玩得兴起,也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比如跑到水还寒冷的池塘里偷偷洗个澡,或者给人家的蚕豆苗来个“拔苗助长”。

玩到日落西山,忽然想起,自己是来扯猪草的,可竹篮里还空空如也。油菜地里多的是野草,急急忙忙捞几把,在竹篮底下放些树枝什么的,再把野草盖在上面,然后提着“满满”一篮猪草往家里走。到家时,父母正站在门口张望,我赶紧装出

家,师母说,你黄老师动过手术,不能再喝了,但他还硬是陪我喝了一小盏。然后,他喝茶,陪着我,一直到我喝完他才下桌。

我和他喝酒时,天南海北扯谈,有时又不免发牢骚,他不打断我,习惯做一个倾听者;有时也谈散文,谈到散文的变化,谈到散文的混乱,谈到散文的取向,谈到散文的创新……这个时候也是我说的多,他听得认真。他说 he 很长时间没写了,还是想接着写,要写出新东西。我就认真地说,我还是喜欢他早期的散文,那种东西是真正的好,纯绿色食品,无污染。我说 he 中期的《年轻的思索》《中年的况味》《生命的老化》等还不错,后来的散文《见色明心》《有无二境》《仰望苍天》《叩拜大地》《天地一心》等,我就不太喜欢,我说写大了,写高蹈了,写虚空了,写玄奥了,写没了……他看着我的样子,不像在肯定,也不像在否定,不过他还是一直容忍我胡说一通。等我说完,他又劝我:喝酒,吃菜,别光讲话,容易醉。

说到喝酒,这个春天,本来是要去他家喝酒的。在京的青松兄也跟我约过,回邵时一起去看看黄老师;在长沙的建安兄也跟我约过,来邵聚时,一定去看看黄老师!

可是,可是,黄老师呀,您怎么不吱一声就走了?您,可从来都不是一个失约的人!

要怪,只怪这个失约的春天,让我们未能看到白水清溪,未能听到花开的声音和您爽朗的笑声……

(周伟,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